

夢

厂

雜

著

齊東妄言

目錄

妖僧

張老相公

鹺商

羅浮邨

狐尾

萊陽舖卒

柳如是傳

端王

南十四夢神記

張君相遇仙記

廣東雞

隱身術

陳虛舟

夢尸雜著

齊東妄言

卷下

妖僧

山右民家有娶婦者花燭之夕穿窬乘間匿梁
上久之夜深人靜新婦卸粧弱態含嬌秋波流
慧宛然好女子也寢後燭猶未滅忽一披髮頭
陀狀甚猙惡排窓竄入直至榻前口中默念不
知何詞左手作書符狀郎與女似無聞見僧以

手探郎婦下體如攫物納袖中返身遽穿窬急躍下至榻前血湮裯席審之陰勢皆如刀剗卽由窬竄出升屋而望僧行歛忽若猿猱穿窬亦自恃蹻捷并力追之相隔恒一矢之遠莫能及行十餘里道旁有土室僧入之合眼趺坐穿窬擬直前擒之而虞其有術遂急返叩昏者之門告以故羣起驗之一家驚絕持械隨往至則頭陀逸矣家人執穿窬鳴於官再四研詰並加桎

枯卒無異詞久之當事知其冤釋之存爲疑案
夫天下男婦夥矣挾是術以取陰勢當不勝其
取而必於新婚禮合時者豈別有說歟使僧廣
傳其術則天下新婚者危矣至穿窬竊物而來
男女旣死則奩篋中所有取之無禁乃義憤櫻
胸奮不顧身此殆踞梁上時艷心娛目之餘不
勝玉損花殘之恨因激之而起者歟雖然亦可
嘉矣

張老相公

吾鄉有神張姓諱夏考之郡志係宋景祐中工部郎中受命護堤封寧江侯又封英濟王今則稱爲張大明王或有呼張老相公者不知何據神左手執金錠右手豎二指世俗相傳金錠指金人二指爲徽欽也憤金人之猖獗傷二帝之播遷若此則神生前忠君愛國死而廟食固宜惟是景祐爲仁宗年號在徽欽百餘年之前此

說足徵誕妄乃鄉里兒又謂神能操財用之權
執金錠者欲假人以金鑒二指索二分息也於
是求利者香楮酒醴躡趾摩肩爭先焉後有老
嫗以守生爲業凡孕婦臨褥必呼使撫摩扶掖
承接嬰兒一夕忽云見青衣使者挾之入廟爲
張夫人守生里巷遂喧傳張老相公得子矣塑
孩提像於旁越十餘年又傳某氏女入廟神悅
之授夢於女之父母數日而女卒張老相公又

居然有子婦矣鄉里兒之欲神祐者爲別設一座塑雲鬟玉佩者與張公子成佳耦此乾隆十二年事也迄今越五十餘年不聞張老相公抱孫因戲詰鄉人與廟中之道士皆啞然而笑無以對明正德間浙東台州太守偶過土神祠見神旁有夫人像守曰土神烏有夫人命撤去之郡人告曰某處廟神無夫人盍請移配守令昇像入廟時有人題詩於壁曰土地夫人嫁廟神

廟神歡喜土神頃寄言失婦休煩惱未必夫人
念舊人後朞年郡人曰神娶一年當有子復告
於守塑童子像焉夫土神與廟神均之神也廟
神宜有婦而土神不宜有婦守必有說惜當日
莫有向太守質之者且土神果不宜有婦去之
可也徇郡人之請配諸廟神逾年生子荒謬實
甚則守當日之治行亦可不言而喻又似怪乎
吾鄉鄉里兒誣張老相公生兒娶婦也

離商

新安程某司離務於維揚家貲饒裕甲第連雲
性豪縱喜結納淮南北殷商巨賈非姻婭卽交
遊也其母設悅之前一日親朋畢集舍宇皆滿
幾無下榻處時有故人子裙屐翩翩亦遠來稱
祝因徵別院居之四圍皆粉垣垣外綠楊一樹
柔條垂蔭精舍三楹中爲堂左右各一室右室
設裊帳以供休息左室錮閉殊嚴由門隙窺之

箱奩畢備似乎閨闈而蛛結塵封芳踪久杳陰
森之氣逼人毛髮客於午後爲主人邀飲他所
夜分歸寢啟幃有婦人華粧卧問之不答疑主
人妾媵紫雲紅拂無因至前亦旅幃樂事也酒
後不遑窮詰雞未鳴卽匆匆去次日主人開筵
稱慶備極奢華而客以昨宵醉眼朦朧獲此佳
遇斷雲零雨莫辨溫柔深爲悵結因僞醉歸寢
淪茗焚香倚枕以待夜闌人寂翹盼綦殷時月

華如畫數矢外織悉可辨忽垣外柳枝搖曳二
人縈條踰垣而下身無寸縷視其雙足羅襪凌
波而不見首駭極急竄入室墮戶潛窺女於墻
下兩手爬搔得一物承領際儼然首也髮長委
地且挽且行登堂趨左室鑰鋸自開入啟箱篋
取紈綺服之對鏡調脂運梳挽髻粧竟出戶卽
睚宵燕婉之佳麗也客匿帳中投之以枕中其
首首墮地有聲女俯身遍拾客急起提其首擲

戶外揮拳縱擊女張兩手若瞽者探物摸索及
門而遁客隔院大呼主賓咸集燭之則一髑髏
髮膚盡脫孤齒猶存客爲緬述情狀程色變以
鐵杵碎而火之先是程少年美丰姿恃其殷富
多畜婢妾猶漁色於外不啻登徒然妻有殊色
私於僕妾亦無一貞而程不覺也偶悅鄰婦百
計構得之卽以別院爲金屋甫匝歲穢行彰聞
偶爲所覺遂殺之埋其首於院中火其身於墻

外曰俾淫婢身首異處無復輪迴嗚呼何其厚
於責人而薄於責已如斯耶願女以淫冶戕身
至死後鬼魂猶不知愧悔甘蹈桑濮亦可爲至
死不變者矣

羅浮村

南粵羅浮村民娶婦親迎而歸當夕合卺次早
日嚮辰猶未起家惟寡嫂令兒呼叔寂無聲應
由牕罅窺之見繡幃深掩叔跪牀下兀不動奮
以告母母急掩其口恐叔嬖聞之不歡然心竊
怪之謂男子固多懼內何至屈膝於初宵婦人
卽曰凌夫未必作威於覲而無何賀客登至稔
知其故羣向窓前喧笑呼之不應排闥入見面

血模糊碧湮衣袂雙眸挾焉急啟帳新婦不知
所之矣

狐尾

直隸通州民袁在田樸誠不苟有善人之目家
惟老母折柳枝編筐篋諸器售以餬口每清晨
荷擔入齊化門貨盡而返以爲常一日遍行衢
巷購者絕少日將午腹餒易炊餅坐樹下啖之
有衣褐者過其前往還瞻顧似欲有言袁異之
邀之坐詰其姓氏曰我關中王璞也索逋來京
三年矣轉詰袁家世里居絮絮不休袁欲去持

其裾不使行袁曰吾母老家貧日賴此業以舉
火君誠愛我而使坐談廢業廢吾業餒吾母矣
王曰子誠孝子也子往矣余有相識居通州東
門外今夜將寄宿其家待子同行可乎袁諾之
未幾而返途次問答兩情頗洽袁邀過其家出
白酒脫粟以食王曰倘有萬金之資此地居奇
權子母何物而可袁曰惟木肆最佳每歲漕艘
所携之木賤收而貴易利可倍蓰王曰子明日

無他往吾將運金於子家利則共之倘有所耗
子無與也吾視子有福相從此服錦組厭膾臙
矣袁爲首領王去袁以言告母母曰居貧而作
妄想鬼神且揶揄之頃吾窺客貌不似富家翁
况挾重貲而肯與肩挑貿易者共事乎信無稽
之言荒一日之業人其謂子何袁曰兒已諾之
橐中猶餘一日之糧耳次日自朝至暮客踪杳
然熄燈將寢忽門外馬嘶人喧叩聲甚急啟之

王袍服炫麗兩僕荷箱篋登堂拜母佯與袁爲
兩姨昆弟十年不相見以掩人耳目不數日設
肆於廛居然巨商三年積貲十餘萬一日兩人
對飲忽舉杯謂袁曰我關中狐也居仇池山中
煉神服氣五百年立志福善禍淫助造化所不
及計歷齊魯燕趙之鄉又百有餘年經吾敗亡
之而補助之者不知凡幾今功行已滿行將入
山之深而入林之密不復履塵世矣吾五官四

體不與人殊惟葺葺修屋綴於尻未能去明日
當午子爲我斷以利刃藏諸潔室脫有意外之
禍焚香默祝用火炙斷處可立解願世守之勿
失也袁泣然出涕曰我無君何以有今日方將
與其富貴白頭老友尊酒徜徉以沒世忽爾永
訣何以爲懷且受德不報反加白刃以殘君支
體總有益於君不忍爲也因各歛歔爲之罷飲
次日王引袁至別室露尾授刃袁涕泪如縷不

能仰視促之再四乃左手掩面右手舉刀一揮
尾斷而狐杳矣袁蹕踊哀號若喪考妣以縑素
裹其尾藏諸櫝朔望必躬自焚香設供具焉後
母卒未葬忽鄰家火起勢將延及急禱於尾反
風滅火得無恙袁生二子至八十餘卒後長子
爲讐家所陷幾致殺身亦禱於尾而免其餘靈
異難更僕數三世後尾忽不見家道亦替至今
通州稱狐尾袁家里老猶能述其異云

萊陽舖卒

山左萊陽有舖卒遞文檄赴郡日暮經曠野莫
辨南北因入道旁古廟卧神座下遙聞有人撮
口而呼聲呵呵然漸呼漸近至門外猶呵呵不
休諦聽之有遙應者如出一口頃之見兩人肩
荷背負不知何物置堦前各相慰勞蓋盜劫財
物聚此瓜分也卒蛇行匍匐圍神座後窺之時
見也初起畧可辨一人瓊冠手持木梃二人以

怕纏頭腰插短刀踞地分財物爲三瓊冠者忽
大言曰汝二人非予作內應何自而入卽入而
予不相助或大聲呼救則汝二人命且不保而
何有於物宜分作兩股余得其一方爲平之否
則事固未可定也二人叱曰負心賊汝爲人奴
僕而誘盜劫主萬死不足蔽辜尙敢與人爭財
物耶因抽刀砍其頸頭落二人挾臂遁卒戰慄
不能動久之心定欲行而呵聲又起嚟嚟如梟

鳴鑒人毛髮歛忽而至則一縞素婦俯身拾首
舉視大笑擲地而去卒急竄身出廟後差旋紆
道過此見碧血猶殷堦砌云

柳如是傳

姑蘇昭文縣署錢謙益紅豆山莊別業也縣爲康熙間新設因其址爲署內有傑閣三楹相傳謙益之妾柳如是藏嬌於此凡令是邑者居之多不利封閉幾數十年北平王錦性倜儻喜聲伎於乾隆五十年某月來蒞是邑整檠堊壁令一姬居其上老嫗伴焉入居之夕見一婦人髻高盈尺兩鬢如蟬翅著紅衫修裙廣袖不類時

世粧憑窓而立諸姬以主人平日惡言怪秘不
語三人合一牀令媼卧旁榻而燃銀燭於几甫
合眼燭輒滅瓦礫落衾枕如雨捫之無有也無
何聞於王令有所見速往報薄暮紅衣婦復掩
映窓間王挾劍趨至則有巨蛇如臂自樑間墮
倏忽不見家人咸勸王避之王憤然作色曰余
奉

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朝廷署舍不容邑令安頓細

小乎且謙益不忠於前明獲罪於我朝其魂魄
有知宜垂首弭耳於地下何物妖姬冥頑若此
先是王有姑母孀居依於王其臥室離闔僅三
舍是夜闔闔上詬諄沸噪聒耳煩心姑爲三姬
之嫉羣閤閤也令婢往諭之逾時不返姑亦睡
去次早見婢僵卧檐下救之始蘇云昨夜遇紅
衣婦披髮伸舌索環於頸驚怖而仆共呼三姬
不應排闥登樓則駢縊牀上伴宿老嫗猶蒙衾

酣睡也一宵而經三女上官疑王凌逼斃命擬
黜其官按之得實乃免閣因復閉不敢再登余
按顧苓所撰柳如是傳謂柳風流放誕能制御
謙益謙益甚寵彈之夫風流則近乎妖冶放誕
則無所顧忌風流放誕豈婦人女子所宜然柳
固幼隸樂籍何足深責獨是傳中謂如是於甲
申鼎革之際勸謙益死節不從欲奮身投池水
人義昭然有足稱者卽謙益死後因族人求金

要挾自經以殉息羣小之風波安諸孤於衽席
彼衣冠者且偷生視息有愧巾幘多矣乃百年
後擾其粧閣卽逞狡獪致斃三命胡爲肆毒一
如虺蜴耶豈世俗所云三生因果會逢其適耶
昭文玉令急宜以此閣付祝融氏否則拆而污
之銅閉不敢登抑何餒乎側儻者當不如是

端工

余仲叔任黔中司馬延塾師課諸弟業師曹姓
江右諸生面黧黑額多髭館政甚嚴課有缺夏
楚不少貸因羣以曹操呼之嘗自云曾於楚南
洞庭舟次遇道士授文昌符錄故座中必懸六
星圖像朝夕虔誦歷晦明風雨無間焉 叔移
任鄰郡署舍殘敗督工修葺假署旁古剎暫爲
課讀室兩楹外聚徒內設衾枕有棺停外合院

之西偏詢寺僧云鄰人女卒力不能葬寄此一年矣夜二鼓後忽聞院外歷碌聲如轉輪急由門隙窺之見棺蓋旋轉如飛頃之蓋落屍卽起坐振衣而下其行歛忽望門直撲扃門橫木截如斬徑趨寢室幸曹置身門後未之見也思號呼慮僮僮不應而反以速鬼欲竄則寺門扃錮且深夜安之遂跌坐文昌像下默誦符籙約飯頃屍出見曹趨步攫拏離僅尺餘如有所隔不

能近曹更默誦不驚屍徘徊跳躍久之無恙
巡而去曹愈甚卧地天明僅至呼之不醒扶掖
登牀則內室之衾枕衣服碎裂如縷飲以薑湯
始蘇備述其異令寺僧呼鄰人來告以故咸曰
此非端工不能治也端工者楚之祝由科以符
水療疾能驅妖魅召鬼魂施法時縛利刃作梯
級跣足登之或熾炭於地解衣卧其上無焦灼
割裂之傷凡癰疽莫治者爲移於樹或牀几間

大如瘦數日膿血潰爛而人愈矣或於高處失足墮地折手足或爲金刃傷及胸腹以水噴之膚脛合手足續如故病愈不受謝以故咸奉之如神是日召之來於棺之左右周旋審視戟指畫符曰此物幸身未出毛否則白晝攫人不可治矣於是左手持燒酒一盃右手握銳刃口喃喃誦咒語使衆啟棺屍卽突然起酒沃其面仍仆刺其胸血出如赭昇諸野而焚之怪

南十四夢神記

南十四者世居汴忘其名字自稱南霽雲裔孫
爲人粗暴尙氣固知忌諱而性質直疾惡如仇
一日有新貴邀飲座中偶談宋高宗時兀朮屢
敗思北奔秦檜矯詔一日之間以十二金牌召
岳王頌師河南州郡復相繼陷沒座中有新授
南陽推官秦姓者實秦檜之後欲爲乃祖諱謂
金牌實高宗命非矯詔且謂岳王窮兵黷武不

爲國家久遠計倘非和議南宋能延九帝之祚
乎十四瞋自拍案大叫曰檜爲足下鼻祖奸賊
子孫須記取莫過岳王祠羅願前車可鑒也蓋
願係宋龍圖閣學士羅汝楫之子汝楫檜黨岳
王之獄楫實與謀願能幹父之蠱史稱其端良
博學當日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王
廟會當祠祀甫下拜見岳雲以鐵錐擊之而殞
故十四云云秦大怒思陰中之以法適撫軍檄

逮光棍遂竄南名其中十四知之遁道出湯陰
拜岳王祠下感慨欲獻晚宿廊廡留甫入燧鄉
聞門外車馬喧闐呵殿聲不絕急出瞰之見二
神冠服巍峩英姿颯爽雁行而入前行者面頰
而赤修髯過腹後行者白面微鬚與岳王交揖
三讓就坐赤面者居中白面者左岳王右云奉
玉帝命會鞠宋紹興十一年奸案左右持刀斧
者皆岳王諸子及當日部將也頃之間枷鈕聲

銀銀然六七人蓬首垢面伏墀下一吏持牒呼
名首卽張俊赤面神厲聲問汝在宋亦屢立戰
功位至王侯何以無恥作賊檜鵬犬對曰檜當
日受金人主使決意議和凡論恢復者輕則貶
竄重則置死後安得不爲明哲保身之計神微
笑曰汝知明哲二字作何解欲保其身曷不學
韓蘄王之嘯傲湖山否則亦宜如劉光世之解
去兵柄與時浮沉以免禍足矣胡爲密誘王貴

使誣告張憲釀成千古冤獄王鵬兒告訐之狀
果誰付耶俊語塞白面神曰張憲當日經此賊
煅煉誣服宜卽付處分以快人心語未畢一將
吼聲如雷提其髮而出俄聞號泣聲震耳詢之
則張俊五子不忍父受慘刑乞張憲少緩錐鋸
也次呼万俟卨則一白髮奴如老丐僵僕俯伏
自陳無罪謂當日劾岳王對將佐言山陽不可
守又誣岳雲貽書張憲虛申警報等事皆檜與

張俊合謀授意非出本心赤面神曰岳王之獄
何鑄已明其無辜汝希檜旨凡言岳王無罪如
薛仁輔李若樸劉道洪宗室士儼等皆劾之竄
死異域至檜死後議復岳王官汝猶堅持不可
豈亦授意於檜耶命釘其兩足倒懸諸壁以醜
灌其鼻懸一年後仍解付岳王羈禁又呼羅汝
楫汝何以與万俟卨張俊語論岳王有異志
殿中侍御職在獻可替否乃逢惡啟奸嫉賢謬

國宜裂其肢體掘其肺腸方足蔽辜時秦檜與
妻王氏齧齧階下作搖尾乞憐狀赤面神拍案
曰汝之忘讎誤國數倫敗理刼制君父殘害忠
良擢髮難數之罪此三尺孩提所知無煩鞫訊
惟建炎四年汝在淮上密爲粘罕草檄指斥乘
輿又與撻懶密謀挈妻孥歸宋作奸細夫金主
遇汝雖厚終不及趙構恩隆位至王侯爵及子
孫立家廟賜祭器比操莽之九錫有加焉何以

陰謀詭譎剪除折衝禦侮之將相必欲使趙構
孤立無助屈辱稱臣設非趙氏祖宗積累之厚
其不爲金人滅亡者幾希至縱妻通兀朮撻懶
則又古來奸邪凶惡無恥之徒未有至此極者
因爲施全曰足下昔以義憤刺檜不遂反受其
害今付治之不惟快足下一人之心亦足快後
世千萬人之心也遂釘檜手足以匕首嚮割其
肉片片如楊葉雖血肉狼藉而旋割旋張俾羣

大圍繞舐食之又命以鐵鉤鉤王氏舌懸諸梁
間舌出尺餘白面神笑曰此真長舌婦矣語未
畢忽殿外大聲呼冤一甲士滿面血污跪階下
曰余宋宣州觀察曲端也爲張浚所害帝旣懲
秦檜余寃與岳王同求逮張浚亦以治檜之法
治之庶千載覆盆之寃白於一旦也赤面神曰
汝安得妄擬岳王汝有應死之罪五亦知之乎
延安制司王庶授汝吉州團練汝與庶有夙嫌

不就金攻鄜延急庶日移文趣救遣使十輩及
屬吏曾濤往說汝陽許不行轉引兵遠避襄樂
罪一及庶馳赴相依而汝奪其印拘縻其官屬
倘非謝亮責汝大義勢必殺庶罪二叛賊史斌
圍興元義兵統領張宗諤設計圖斌宗諤爲有
功無罪汝遣吳玠執斌而襲殺宗諤罪三金婁
室圍寧州觀察李彥仙告急於浚浚檄汝救援
而汝嫉彥仙功名出已上按兵不救致彥仙傷

重赴水死而全陝遂陷罪四朝廷召汝爲御營
提舉汝以前欲殺王庶自疑不赴闕宣言且反
罪五若按以逗遛之罰跋扈之誅不用命之戮
汝尙能逃於天地間乎汝之極口呼冤蓋悞於
袁中郎朱仙鎮之詩又悞於江進之讀魏公傳
詩也兩人意見偏頗是非倒置直無公道安有
人心而汝曾不返躬自問妄以二詩爲定評亦
冥頑極矣檜之殺岳王也初非忌其蓋世之功

功名出已上也特以與金人有誓約思戮力報
金而無術遂施險毒之謀致岳王擘畫十年垂
成之功毀於一旦此所以鐵鑄其身消萬世之
鬱憤若止謂權奸誤國殘害忠良何代無之烏
金鑄象曷勝其煩况張浚當日兩次收攬與汝
立功而汝恃才剛愎驚驚不馴自貽伊戚然非
吳玠王庶之言未必下恭州之獄獄吏康隨以
夙怨殺汝張浚非如秦檜有片昏之屬也汝死

有餘罪何冤之有因大聲斥退二神並駕而起
瞬息不見十四問旁觀者二位何神曰赤面者
漢壽亭侯白面者張睢陽也上帝每十二年一
鞠秦檜極刀鋸錐鑿火灼油煎之慘遇鞠期則
江寧與河南兩地城隍聯章奏請應何神勘鞠
則臨時勅命亦如當今之欽派大臣也十四夢
覺後聞村中三鼓月上叢林矣

張君相遇仙記

武林張君相行貨楚南值暑雨後携酒榼登岳陽樓先有道士憑欄坐貌清癯飄然具出塵之表邀與共飲各道里居姓氏飲正歡而鉞罄道士於袖中出葫蘆傾之滿盞黑濁如膠曰足下能飲此乎張嫌不潔辭以醉道士笑曰余固知此酒非足下所能飲也因一舉而盡起立牕前烟波浩渺風檣上下豁旅眸而舒塵鞅致足樂

已忽有螳螂張兩臂如螯據檐際攫蠅蚋張舉
扇欲擊之道士掣其肘曰物雖微具有生命無
故戕之仁者不爲也張敬領之越十餘年懋遷
金陵偶行市廛遇驟雨趨巨室門樓下避之忽
門啟主人出曰足下張君相乎張矍然曰素昧
平生何以知余名姓主人不答急携其手而進
見庭中設几云呂仙降壇主人促張跪几卽
曰十年不見張君相今日相逢兩髯霜張祝曰

某塵凡下士未知何處仰接仙容乩又書日記
否岳陽樓上飲憑欄舉扇擊螳螂方張避雨時
主人出迓奉呂仙乩書所命也始悟當日葫蘆
所傾乃瓊漿玉液以秦皇漢武天子之尊殫心
瘁慮求神仙不死藥至數十年之久而不可得
今覩面遇之又交臂失之不禁撫然

廣東雞

宛平張某家畜一雞距短而修毛如帚行不見足嶺南種也俗呼爲廣東雞賈勇善鬥因愛之不忍宰食留司晨夕有年矣其友某以張有處瘕之癖別購義冠高距者餽之張方自誇其雞之雄健不啻介羽距金剛無不勝孰料三戰三北縮頸哀鳴勢難復振張惡所餽者恃強跋扈而又慙其言之誇也命家人割之擲地上嶺南

雞快仇之死鼓翼而前啄之洩憤死雞忽蹶然
起瞋目衝冠大肆搏擊觀者咸駭詫失次而羣
雞亦惴惴焉股栗無何嶺南雞垂頭鍛羽血殷
殷然伏不能起視之胸已碎裂而死死雞則復
僵仆如初張疑不祥並兩雞棄之不敢烹食夫
古來忠勇之將衝鋒陷陣固有頭殊不仆面中
六矢不動者乃翰音獨夜之微禽亦幾類是是
可駭矣按桐下欣然載陳方伯煮一雞將切啖

之忽從礎上引頸長鳴其聲清越棄諸水不敢
食所謂天下事理所必無而事爲或有故引以
爲証

隱身術

陸豐張叟入城探親時當長夏驕陽酷暑不可耐入路旁茂林暫憩林隈矮屋半間土神祠也見一人年約三十許肩荷雨蓋至祠前解袴遺溺於神面叟大驚謂何處病狂兒謬妄若此其人溺後囊中出錢盂貯水戟指畫符坎祠旁瘞之而去叟出林搯之清水滿盂覆以氈叟知有異傾水藏盂遙尾其後凡所經人家必徘徊審

視而後去經里餘見一家板扇半啟卽叟所探之親也其人荷蓋逡巡入叟至門見一人衣冠而出者爲叟之舅急問荷蓋入者爲誰曰未之見叟曰余自某村尾至此瞥見其入豈老眼模糊白晝見鬼物耶兩人携手入廳事遇僮僕數人自內出訊之亦無所見叟益異必欲窮其事與其舅更進後院見其所荷之雨蓋倚門後叟曰此蓋君家物乎舅始疑之語次舅之妻急

從室中出曰頃似有人入室而無所見叟曰我能見之遂闔戶見其人兀立牀後叟直前擒捉遂現形於是舉家咸集虞其復隱繫辮髮手足渥以糞溺訊之爲閩之上杭人同伴尙有五人皆行斯術者語未旣而五人者至門曰此子等同里人不幸爲君家破其術然爲君計若鳴諸官則無徵不信若以私刑置之死地則吾黨人多君家之禍將不旋踵今願奉銀錢數十枚贖

焚尸雜著卷九

身後言

三

之何如其家因與叟計幸不遭污辱殺之雖快一時之憤而後患誠不可防不若結之以恩遂不受其銀而縱之此卽諺所謂隱身術也工斯術者相傳皆閩之上杭人今粵中陸豐諸邑亦頗傳斯術然其家氣運旺者不能入畜獠犬者不敢入入則擇其婦女之色美者任意污之女之母若夫卽同寢榻上亦不之覺而術求精者往往被擒殺而膊之焚其屍以滅跡鄰里卽知

之亦不首蓋人所公惡不啻切膚之痛也余承
乏齊昌廣文陳竹屏爲余述之甚悉竹屏陸豐
人

興寧羅某有孫婦王氏姿首清麗風情綽約
鄉人私評謂其色可甲一邑王氏亦自以少
艾恐招誨淫之譏深自韜匿卽親串往來不
能嘗觀其面也一日鄰人娶妻彩輿簫鼓備
極豪華婦啟門露半面窺之適有過客凝眸

注視婦急掩門入是夜有人登床與褻似夢
魘而不能拒次早堂中有盃覆地啟視則遺
矢也而室中似有人掩映其間竊取食物羣
知有異至夜遂不敢寢聚男婦老幼居一室
彼不得逞其欲遂擲瓦礫碎盆盎飯釜茶鐺
亦入以泥沙糞穢至數日不敢舉火飢渴則
易諸市中如此數月不堪其擾遂親赴江右
求治於天師往返兩月賁符至家時余薄宦

是邑而羅之居離署舍甚邇令人密訪則其
家連日杜門不出亦未有叩門入者數日後
云怪已絕寧謐如初矣於是詢諸邑之紳耆
皆云遭斯害者四鄉中間有所聞因其家以
妻女被污慮人恥笑非至戚密友不告以實
若擒付有司又慮事罕見聞無律可按或轉
致坐誣多有殺之滅跡以快憤夫婦女貞節
自矢者雖遇強暴不能污獨遇隱身邪術卽

矢貞節如韓憑之妻賈直言之婦莫能自保
不有天師幾於無法可治其害何可勝言凡
求天師者與符籙三帋一焚境上一焚城隍
廟一焚於家門焚符境上其人卽似有羈縻
不能去至家門則形畢現不能復隱矣攷天
師爲漢時張道陵之後歷代相承至元明而
教大顯凡祈晴禱雨靡不驗而驅除妖魅尤
所擅長其世食厚祿膺顯爵夫豈倖致者哉

陳虛舟

陳虛舟平湖之邑庠生也擅堪輿之術嘗杖策
擔簦過都越邑尋龍辨穴樂此忘疲一日行富
春山中欲窮龍穴所在深入巖阿而紅日啣山
歸鴉栖樹崇岡密箐中無可止宿正切傍徨忽
老叟曳杖而前曰先生爲誰氏覓兆域殫心力
以求頓忘日之夕耶此地多狼虎不便露宿敝
廬不遠盍請枉駕度此寂寞之宵乎虛舟喜極

夢川雜著卷九

齊東野言

居

隨往不數十武見卵石疊垣藤蘿縵布雙扉扃
焉扣之小童啟而進屋宇湫隘卑濕似經淫雨
之後積而未涸草堂燈光熒然叟曰予家在西
鄉之白沙村距此一百二十里豚兒四人以子
性耽邱壑爲老夫築別業於此居纔數月山水
浸淫不啻沉甕蛙沒足滅跣致老夫近得風
痺之疾坐卧不寧知先生明日有牟浦之行必
經茅舍煩寄聲兒輩早擇高阜別構茅屋俾免

沉淪如解倒懸而登衽席一言九鼎敢忘報乎
陳視叟面黃瘠手足皆虛腫知所言非誣因訊
姓氏及伊子里居答曰老夫吳楫白沙邨童叟
無不知之大兒若水亦庠生也虛舟倦極思寢
而無榻遂隱几卧夢中似覺背熱如火啟睫則
屋舍全無身伏墓石上朝曦曝背矣憶老翁所
言因爲之周圍審視測量知墓中土濂水漬無
疑因過其家述所聞見其長子若水卽延虛舟

爲擇善地而遷葬之噫風水之說或辨其非識
者則存其說而莫之廢蓋人死而葬所以藏肢
體而安魂魄豈細哉顧世人惑於地師之言
求父母兆域之蔭以圖富貴利達窮年殫心力
耗貲財已精求精忘死者入土爲安之義至十
數年或數十年不葬者固爲荒謬若漫不經意
隨遇而安兆域不吉幽宅堪虞如吳叟之水泊
肌骨致魂魄不寧則死者之憂實生者之責也

風水之說又寧可忽耶

共尸雜著卷九終

共尸雜著卷九

齊東野語

漢